

抒怀



父亲的劳动课

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年贵

“爸，我不想上学了，课堂太无聊，又听不懂。”“既然不想读书，明天起跟着我挑牛粪吧！”父亲阴沉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冷冷地说道。

六岁那年秋天，我正式成为村小的学生。那时乡下没有普及学前教育，孩童启蒙便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。

就这样，我从一位成天疯玩的“野孩子”变为一名学生。可是人在教室，心早已飞到了外面。窗外掠过一只飞鸟、蜻蜓、蝴蝶，或传来几声人语，甚至鸡飞狗叫声，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。为此，我常常遭受老师严厉的呵斥，说我不上课老走神。开学已有两个月，我把“a”写成“Q”；更糟糕的是把“2”写作半个圆圈右侧连根横线，被老师训为像个人在跪地磕头，引得同学哄堂大笑，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当时农村在秋收后有将牛粪挑到自家责任田沤作肥料的习俗，我听了还挺开心，“我不用上学啦！”

第二天早饭过后，我挑着父亲为我准备的两个小簸箕走进了牛圈，顿时被臭味熏得跑了出来。看到父亲若无其事地站在齐腰的牛粪堆前装牛粪，我只好捂着鼻子走进来，咬牙将牛粪挑在肩上，肩膀传来钻心的疼，压得我连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子。父亲看都不看我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，我随后跟着。

“老刘家小儿子不念书了，跟着他挑牛粪哩！”村民就像看新闻一样围观着。父亲脸上像是结了一层霜，只顾低着头匆匆地往前走。我倒像是个凯旋的将军，昂头挺胸地跟在后面。好在那天要去的责任田就在村口，几百米就到了。那天我估计挑了十五六趟牛粪，肩膀都磨掉了一层皮，又红又肿，可我觉得比读书自在多了。

几天之后，要将牛粪挑到好几里开外的责任田，父亲一大早就叫起了我。连续的劳作，我已是不堪其苦。牛粪压在肩上好似千斤重担，我几乎是“三步

一停五步一歇”，大半天才将牛粪挑到目的地——父亲已经往返多次了。我把担子往地上一扔，怯生生地说道：“爸，我不想挑牛粪了，我想读书……”

父亲先是怔了一会，随即脸上有了阳光：“你想好了？”见我态度坚决，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：“想好了就给我好好读书，考个大学给家里争光！”我点点头。

当我背着书包再次出现在村口时，村民边看热闹边议论着：“我看他读不了几天的书……”“就是，根本不是读书的料。”当时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出来了。

说来奇怪，自那以后，我在求学路上坚持不懈，成为了211大学研究生，这是小山村也是家族有史以来的头一个。“老刘你可真有福气，出了个研究生儿子！”当年嘲讽我的村民每每见了父亲，无不羡慕地说道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促使我一路向前的，是父亲的劳动课。

感悟

花间一本书

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李玉辉

我一直觉得，在什么样的花前，就一定该读什么样的书！

“梨花淡白柳深青”，桃花桃叶乱纷纷。春日灼灼，桃花梨花艳艳地开放了，风轻草绵里，此时最适合读一本诗集，最宜在一棵飘香的花树下，席地而坐，翻开一本《席慕容诗选》或一本诗歌期刊，让目光与心随文字一路前行。山水含情，草木生香，人生诗意的一幅画卷就这样在春风里徐徐展开。

五月槐花香，未成曲调先有情。在槐花浓郁的香气里，你该打开一本乡情乡土乡韵的散文集。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或许能满足你对故乡山水、风情、暖暖的阳光、风雨与星云以及文字里的那些“渐行渐远渐无书”的往事的回忆与再斟酌。

“荷花开后西湖好，载酒来时。不用旌旗，前后红幢绿盖随。”荷香阵阵里，一本武侠小说同样散发沁人心脾的微微书香。《神雕侠侣》里的江南水乡柔情，大漠塞外的悲壮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华山论剑剑气如虹，家国豪气气冲斗牛。刀光剑影里的惊心动魄，爱恨情仇里的缠缠绵绵，俱化作满河的芳香四溢。

原野上，花开满坡，黄昏里，残阳如血。翻开一本《说岳全传》，那些烽烟四起，那些征战杀伐，那些生灵涂炭，那些遗民泪尽，那风波亭风雪里的含冤归路，怎不令人仰天长啸把栏杆拍遍？书里的豪情与悲情，与眼前不知名却开得轰轰烈烈的山野之花，一起渲染了岳元帅轰天动地的赫赫战功与铺天盖地的漫漫冤情。

而一本古典小说，如《聊斋》《镜花缘》，我始终觉得，最好去紫藤花下或豆角花架前慢慢翻开。紫色弥漫，蜂飞蝶舞，如梦似幻，那种情景之下，你犹如在时光里回溯，不停地回溯，一直回溯到明清、唐宋甚至乱悠悠的春秋战国。当你轻轻打开其中任何一页时，你会一瞬间被这些曲折、动人又活生生的字句击中。你会直觉，这些优美的文字，这样凄婉的意境，这份荡气回肠的情愫，仿佛就在诉说着你今生的曾经亦或前世的那些过往。

一花一树，一书一茶，因为有花一路相伴，有惬意如斯的阅读，你的心还将拥有一万亩的纯粹与宁静！

生活

梦想在拼搏中开花结果

湖南工业大学 贺玉江

2019年9月1日，父亲送我去湖南工业大学上学。

父亲问我：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我脱口而出：考研！父亲听了，向我伸出了大拇指。

转眼到了大三上学期，我购买了教材和资料，制定了学习计划，双休日和其它空闲时间，我都在学校图书馆或草坪里“啃”考研教材，做练习题。我为自己加油打气：拼搏一回，人生才会精彩。

暑假到来，我纠结许久，最终决定留在学校复习。我在学校周边租了房子，白天就去学校自习室学习。两个月时间里，我做了大量的练习题，完成了英语、政治和专业课的复习计划，也在模拟试卷中考出了满意的分数，我信心满满。

时间来到大四上学期，离考研只有三个多月了，复习已进入后期的冲刺阶段。然而，上天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：原本选定的目标院校公布了专业课大纲，与以前的大纲大相径庭。顿时，我深感无望。好友鼓励我振作精神，重新选择考研院校。我经过慎重考虑，选定了新疆大学，决心毕业后留在新疆，为祖国边疆建设发光放热。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，我埋头学习，甚至吃饭、上厕所都带着书本。

考试前两天，我突感不适，喉咙痛得难受，心里一紧，莫不是“阳了”？还好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只是普通感冒。考试那天，我感觉身体比前几天还难受，但我心怀梦想，挺过去了。

一路走来，经历几波变故，我内心百感交集，当看到理想的初试成绩时，我深深感受到了努力拼搏的喜悦。

在面试前的一个多月里，我尽全力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，掌握面试技巧，最终被顺利录取。

安徒生说过：一个人必须经过一番刻苦奋斗，才会有所成就。考研让我深深体会到：在拼搏中，梦想才会开花结果。

快乐的地塘

印象



李陶/摄

忆情

远去的灯火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卢光盛

走过华灯闪烁的街市，总会想起老家田野上那一片迷人的灯火。

那灯火常出现于初夏之夜，从夜幕降临至晨光初露，每一盏灯都极认真地亮着，把自己微弱的光亮洒向田野。

那时候，我正上小学。那时的村庄不叫村庄，叫生产队。禾苗转青、开始分蘖的时节，队里便统一分发灯油。天刚黑下来，大人们便纷纷提着灯盏、脸盆走向田垌。于是，一眨眼工夫，灯火亮起来了，一盏，两盏……最终成为一片，把整个田垌都照亮了。那景象，实在是辉煌、壮观！

我们这些娃娃们，只觉得好玩，每次点灯，都跟着大人们去。

父亲动作极为娴熟熟练，先将三根竹棍插入稻田，固定成一个三脚架，在竹棍交叉处用绳子绑紧，然后将盛

有小半盆水的脸盆摆上去，在脸盆中间放一块砖头，再将煤油灯置于砖头上，最后便是点灯——整个过程，不过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。

当初，我总弄不明白：田里怎么也点灯？脸盆里怎么还要盛上水？

“杀虫呗。”父亲的解答，总难令我满意。后来，书读多了，“疙瘩”也就慢慢解开了。原来，很多飞行的害虫都具有趋光的本能，在黑暗中只要发现灯火，便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。在稻田里点灯，正是人们利用这一自然现象发明的一种扑杀害虫的方式，而盆里盛上水，会更快地将跌落的害虫置于死地。

没多久，我也掌握了点灯的门路，于是，常常替父亲去点灯了。

最惬意的莫过于每天早晨取灯那一刻，盆里水面上总是浮着一层死去的虫子，收获真不小哩。

当然，谛听起伏不息的蛙鸣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点罢灯，我便伏在长满青草的湿润的田头，尽情欣赏这美妙动听的泥土味浓厚的乡村音乐。在闪烁迷离的灯光下，它们唱得可欢呢。而在温煦晴朗的黄昏，我则喜欢看燕子在绿海碧波上翻飞翱翔，想象着炎夏来临，稻花飘香、金波滚滚的情景，心中又是无比欢欣。

可惜，好景不长。没过几年，老家田野上捕虫的灯火就再也看不见了。“农药”出现，背着喷雾器撒药灭虫，自然比点灯捕虫的土办法先进得多，效果自然更不消说。但，不知怎的，时间长了，蛙鸣渐渐稀了，燕子的呢喃声也渐渐少了……

在城市的灯海里，不禁时时怀念起老家田野上那一片逝去的灯火。

哦，那一片早已远去了的迷人的灯火……